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
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
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
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
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
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
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
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

手一旁站了賈政這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噯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蕨蕨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嘆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撻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

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却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渾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病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卿玉的那

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搽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

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

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
在那裡也永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
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
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歪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
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
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
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
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
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
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

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
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
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于家務疎懶自然
執事人撻就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
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聲
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
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
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
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
我說賈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

好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兒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網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冤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

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梢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
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疎

學業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接在櫬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趕着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

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

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
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
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
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
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
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
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
腿看至豚脰或青或紫或罄或硃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
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甄珠來便叫着賈
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

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
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
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
忽聽了襲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
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
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了頭搖頭喘氣的走
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的自己
走有來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
面勸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
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

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
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
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
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
覺滾下泪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
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不
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
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
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
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

大爲官作官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鬢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拍出來呢衆人聽

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被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着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

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
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揷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門到
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
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
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
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
爺素昔吃醋没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
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
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
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

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且聽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啞啞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兒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

樣呢正說着只聽了嬾們說寶姑娘來了嬾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嬾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嬾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因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怯竟

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雖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正想著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

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僮僕鍾繇周的天淵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

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奶奶倒費心了改口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夫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聾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最終是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

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
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脰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
炙暑展轉時禁不住啜啜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兒襲人去了
却有兩三個丫頭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
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
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
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
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
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
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

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嗟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

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
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来林黛玉急得跺脚悄悄
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兒開心了寶玉聽說
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
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
去接著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
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新
登媳婦鄧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
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
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

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耽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

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讓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恐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油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暖啣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

只用挑得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了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没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糟蹋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著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沒

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爲一爺霸占著鳳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山不得趕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

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
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
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
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
我常常辦着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
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
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
心陪著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
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要這樣起
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

醜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
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著一件事每要來
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
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
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
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
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
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麼
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
叫二爺搬出國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

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
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
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
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
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
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
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
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
鬧鬧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
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

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
人叫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重都是平
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
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
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晚想到了苦不
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
惟有帶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
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受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豈
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
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

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來正直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卽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墨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

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趟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搔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沒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

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與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醮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洒閒拋却爲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潛 鎮日無心鎮日間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綵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

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
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
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
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暗著說的那暗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
據實大家都是有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
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
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
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兒兄弟吃了虧
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
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怩了

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到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跳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兒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跳去他母親又說他犯

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眾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攆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我起一根門門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及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

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
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
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
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
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賈
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見的事比哈
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
話怎麼前日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
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
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

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甚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

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
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
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著便只管
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
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
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
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勸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經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紅怡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

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

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鵝哥兒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搥了我一頭灰那鵝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鵝哥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窓外的鉤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窓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窓滿屋內陰

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
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
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
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
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
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媽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
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
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
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
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著了來家未醒不知

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
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
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
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
道妹妹這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
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
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
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
閒眺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
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眺妹妹聽見了

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人娘兒
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
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
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著眼
睛裡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
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殺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
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罷丟下
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
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
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

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裡外迴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

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聰聰口味不笨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來上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

鳳凰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脩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者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嘗個新

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住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賈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

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爲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

好生養著罷。把了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偕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笑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趣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繚。

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絛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娘娘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指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脚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

座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林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放著菜鳳姐先忙著要干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綵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麼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

等預脩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罷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

是要你喂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扎挣起來禁不住噉啣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奈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啼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老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

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傳二爺家的兩個嫵嫵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迎判傳試家的嫵嫵來了那傳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男鬚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傳

試有個妹子名喚傳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不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每進來恐薄了傳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傳試原是暴發的因傳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傳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誤到如今目今傳秋芳已二十三歲尙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傳試與貴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邇來的兩個姿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裡端著湯却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

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著唬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當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獸

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嚕嚕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縲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聊證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别的也替我打幾根縲子鶯兒

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閑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道這纔嬌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妓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

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硯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
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
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
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
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
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
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絳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
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
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姓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
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姑娘嫌拗口

就卑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者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開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

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

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我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誼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
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
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
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叫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得著寔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一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嬭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衾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

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引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吊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

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
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
間無人持筭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
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了頭如今太太房裡有
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
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
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起人也
太不知足錢也賺殼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丫頭擔磨身子
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能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
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

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面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數使就罷了豈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家裡還有兩個哩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了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

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姊妹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

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面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留留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爲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

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了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眼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已後凡事有趙姨

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何如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陣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著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發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

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
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
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
了幾挽跣着那角門的門檻干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吹一
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
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
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
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
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

僧們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
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
貳又說一同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
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
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
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
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
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
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
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蚊子還拏蠅刷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計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麼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

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
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
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
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
去走走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
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
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
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
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
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

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著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僧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

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磕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

了一輪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只些盡情實話又生

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何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伏血氣之勇踈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

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庭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
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卽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
道那朝庭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
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
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穀
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托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
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爲人就是我死的
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
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
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問梨香院

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聞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學他起來唱裊裊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簫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

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蓄二爺
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蓄哥兒那
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
了寶玉聽了以爲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蓄從外頭來了手裡
提着個雀兒籠子上而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
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
啣旗串戲賈蓄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蓄
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
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
只見賈蓄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

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那戲臺上亂串唧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暗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陪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把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

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没人管的没人理的又偏病賈薔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王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筭痴痴的回到怡紅院中正值林

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
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官窺蠶測昨夜
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
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
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
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
將來葬我洒淚者爲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
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
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曰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
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曰

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都不去這
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
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
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喘個頭吃鍾茶再來豈
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人家趕蚊子的
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
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
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止說
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
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

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得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
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
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
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
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
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
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